

“红机”秘史

◆ 黄金生



■ 毛泽东在中南海用的红色电话机

国家主席习近平新年贺词播出后,首次曝光的习近平办公室,引发全国人民的关注。除了书架上的几张家庭合影之外,大家对办公桌上的二红一白三部电话机也有着浓厚的兴趣,人们猜测,红色电话就是高层领导才能使用的神秘“红机”。

“红机”也被称为红色机器、红机电话,属党政专网电话,在中国专指副省军级以上的党政军领导专用的保密电话,整个系统独立于电信系统之外,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建设和管理维护,通讯经过加密。一般情况下,中共高层的红色电话都采取了最为先进、严格的保密措施,通信联络的可靠性和畅通性很高。

“红机”的由来

1949年,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还没进驻北京,就有一支特殊的电话队提前进城,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装交换机、架线路、保持通讯迅速畅通。这支部队就是专门为中央通信服务的电话局,即专用局。在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抵达北平之前,香山专用局已经成立。1949年6月,周恩来的办公地点迁到了中南海,为了方便他与香山的通信联络,北平电信局在中南海居仁堂安装了人工磁石交换机。后来,中共中央的工作也开始逐步转入到中南海,为了加强保密工作,同时提高通信的效率,中央办公厅作出决定,建设中南海专用局,并于7月15日竣工开通。香山专用局的人员先后也跟随中央进了中南海。

1952年7月,中南海专用局局号定为39,对外称“北京电话三九专用局(简称三九局)”。单位规定,“三九局”的话务员每月只许回家一次,不许在家住宿,不许随便外出,不许与亲友通信,不许向亲友透露自己的工作地点和任务,不许听领

导同志的电话。红色电话是首长保密电话,是在保密网内的,与其他颜色的电话不能混接。

毛泽东使用的是“红色一号机”。毛泽东很少亲自接电话,任何打进毛泽东办公室的电话,总机都是先接到机要秘书那里,机要秘书听后,如果认为必须由毛泽东本人接听,那就走进进去通报一声。这时,毛泽东便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听筒。有时,电话内容紧急,而毛泽东正在睡觉,机要秘书就走进毛泽东的卧室叫醒他。

严格的保密要求

使用红机网有严格的保密要求,如所用电话机必须符合保密技术标准、不得在专网上私自连接其他终端设备、不准使用无绳电话机、避免在同一房间同时使用专网电话和普网电话等。对专用局的话务员要求非常严格,尤其负责红机的话务员更是“压力山大”,他们按工作中的差错大小、大差、严重差错及事故。

与一般电话不同的是,红机的号码只有四位,按照排列组合的计

算方法,最多能有一万个号码。这些电话均经过了加密处理,遇重要情况,机要部门都会通过红机进行联系,但有些部门级别不够,没有红机,遇有重要事情传达时,也不能随意使用普通电话。

据外交部礼宾司的马保奉回忆,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时,为确保安全,欢迎仪式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临时改到了机场。这个突然改变打乱了原来的部署,既要保密又要通知到所有的相关部门,据安排此项任务的人员请到钓鱼台来,再当面口头交代。

国家领导人在国内视察,也会临时设置红机。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电台台长李锦华回忆,1954年10月,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等去广州视察,李锦华等6人负责中央领导一

行的通信联络,他们到广州后,架设电话线、电报线和K线(即收信台与发信台的机器连线),及时为毛泽东等人安装保密电话机,并且开通了与中央机要局的有线电传通信,做到随呼随到,24小时不间断。

2013年四川雅安发生地震后,李克强总理乘坐专机赴当地视察,媒体拍摄到他在飞机上指挥救援工作的照片,专机桌子上摆的正是一部红色电话。

哪些人能用“红机”

在中国,副省部级以上的高官都配有红机,一些重要单位的机要室与总值班室也会配有红机。为了保证畅通,红机电话一响,相关人员必须立刻接听。一位知情人士曾经给正部级领导当过秘书,据他回忆,平时最怕红机响,因为那很有可能被批评犯错的,而中办的工作人员用红机的频率比较高。

红机在关键时刻能发挥独特作用。据叶圣陶的秘书史晓峰回忆,1967年,已被免去教育部副部长的叶圣陶在洗澡时突然发病,紧急时刻赶忙求助当时还没“靠边站”的教育部副部长刘彪风,刘彪风立即拿起红机向总理办公室报告,很快得到“全力抢救”的指示,从而挽救了叶圣陶一命。

据央视一位多次送审样片的资深记者介绍,在《新闻联播》专用的审看间内“茶几上有两部引人注目的电话,其中一部是可以直通中南海的红机”。2001年2月21日,因《新闻联播》的一次报道错误,时任央视台长赵化勇就接到了江泽民的电话。

库恩写的江泽民传记《他改变了中国》对此有生动详细的描述。

当晚,赵化勇正坐在他位于十五楼的办公室里,观看《新闻联播》。19时20分,红色电话响了。一个声音问:“你是赵化勇吗?”赵化勇回答后,那个声音继续说:“总书记要和你说话。”江泽民给赵化勇打电话,指出了《新闻联播》的一个错误。原来,江泽民下午在一间会议室会见了两拨人,一拨是奥委会评估团,一拨是江泽民的私人老朋友,也是外国人。《新闻联播》直播时,用的奥委会评估团的画外音,播出的镜头却是江泽民与老朋友私人会面的画面。江泽民并未过多责备,他对赵化勇说:“调查完了给我回个电话,我等着你。”赵化勇迅速行动,查清事故原因并多次检查纠正确保不再出错后,20时25分,赵化勇回到办公桌边,拿起红机给江泽民回电话。“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赵化勇,根据江主席的指示,我向他汇报情况。”一个女声回答:“稍等。”数秒之后,江泽民接了电话,赵化勇详细报告了前因后果和解决措施。江泽民最后安慰了他:“我都没有给相关部门打电话(指中央电视台的上级)。我想在你我之间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行了。”

在重要领导人的家里,也会配有红机电话。一般情况下,正部以上官员家里配的红机,号码是专用的,与办公室的不同。其他副部级官员家里的红机则是办公室的分机,与办公室用同一个号。

2013年,薄熙来案倍受关注,据薄谷开来供述,2011年11月13日她在毒杀尼尔·伍德回到居所后,用“红机”和时为重庆市副市长、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通话,简略告知了投毒过程。在尼尔·伍德火化当晚,王立军也用红机打电话给薄谷开来,说了8个字——“化作青烟,驾鹤西去”。

摘自《国家人文历史》2014年第2期

母亲邵华

毛新宇



入角色,一举一动还真像那么回事儿,博得了大家的称赞。

演《白毛女》时,母亲扮演喜儿,将喜儿演得有血有肉,演到动情处,台下的观众情不自禁地跟着抹起眼泪。有一位老奶奶,连着看了好几场,一次演出结束后来到后台,从一个布包里掏出几个熟鸡蛋就往母亲口袋里塞:“闺女,这是我特意给你煮的,你演得太好了。我看到黄世仁最后被枪毙,太让我解恨了!不瞒你说,我的一个闺女就是被黑心财主给糟害了,闺女没脸见人,跳河寻了短见——”说着,老人一把将母亲抱在怀里,悲痛地哽咽起来,“我一看见你,就想到了我那可怜的孩子呵——”

大约在5月份,晋冀鲁豫中央局迁移到河北省平山县。外婆一家骑着马走出山区,从邯郸坐火车到达石家庄,再换乘汽车,连夜赶往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。此行,她们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,走走停停,绕了一个硕大的“U”字形,在马背上颠簸了一年又三个月。

6月底,外婆带着母亲和少林姨妈去石家庄,接管纱厂并进行工商资本改造。十八岁的思齐姨妈从山西长治转到石家庄行知中学(华北联中前身,后称华北育才中学),只有四岁的少林姨妈上了幼儿园。十岁的母亲暂时无学可上,被放在老乡家里由老乡照管。

两天后,敌人轰炸石家庄的防空警报拉响了,外婆让姐妹们赶快随着人群向野外疏散。她来不及仔细交代,就急忙带着警卫员向工厂跑去。他们来到工厂时,敌人的炸弹已经击中了好几座厂房,棉纱机器正在烈火中燃烧。外婆二话没说立即加入了救火队伍,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火扑灭,直到清理完现场又布置妥当后才想起孩子们,于是又上气不接下气地往家里跑。快跑到家门时,尖利的防空警报声又在城市上空响起。

到家后,外婆推开门一看,三个孩子还在家里若无其事地待着。外婆又急又气,但疏散已经来不及了,只有让孩子们钻到床铺下躲避了。事后外婆才知道,孩子们先是跟随人群疏散到野外,但距隐蔽点不远处也挨了敌人的炸弹,气浪挟带着掀翻的泥土撒了孩子们一身。敌机过后,母亲认为野外飞机能看清,炸弹扔得准,还不如回家躲避,思齐姨妈也不劝阻,就这样三个人又急匆匆地跑了回来。

8.竟是一片悲声

段光清心中所虑,是怕鄞县如此地大张旗鼓、严刑峻法,恐会激生民怨。他在浙江数地为官多年,对此地民风民情多有体察,却也未曾参透。就说宁波鄞县,那里慈孝之风尤盛,又重教化,自宋以来,鄞县就是国中举人、进士最多的地方;再是佛寺香火之繁盛兴隆,恐国中无出其右。如此说来,宁波地方的百姓

应是重文识礼,温良平和。可是一俟见欺受辱,浙东地方的百姓却并不一味地谦和忍让;只要认定主张,就各执拗倔强,大者血脉贲张,历来史事中,好义重节者,不乏其例。百年前鄞县举人张苍水率众抗清,转战十九年,不折不挠,杀身成仁;又有亡命抗清的“六狂生”、“戊子五君子”、“管江三烈士”,事败死节,多有自缢或携家室自焚者……现在抚台大人指他说话,段光清只好起身揖拜,再入座说道:“禀大人,鄞县先进,卑职自当效法。眼下江山县正以官军与团练协力,时时于县城与各乡巡视,不敢稍有怠惰。”停了一下,段光清又道:“卑职以洪逆造反,多有应者之情势,恪以警醒者,是以地方绥靖,唯在安定人心。”

其时冯羽那里,已着差役赴周韩村周宅查抄有无反清物证。小妾田氏刚回娘家去过转来,惊闻老爷已犯牢狱,大娘卢氏携小儿女又被慌忙接去了官家;正不知所措,就遇到了凶神恶煞的官兵闯入宅中大肆搜抄,宅中顿时破败狼藉……未经世事的田氏如何承当得起,失魂落魄、心惊胆战的,只觉得天崩地陷。晚上一人,可怜心神摧折的田氏,竟寻一条素绢系梁,上吊死了。大年初一的一句哭诉,竟然一语成谶。

现时十里八乡都在传说,周韩村几个村老,有一顿老酒,挑唆得一个秀才上衙门,结果惹恼了县太爷,秀才被责打八大板,还被关进了牢房。这样的风声传言,让韩阿公、长脚头阿炳等人听了,如坐针毡、无地自容。可是,更将几个村老逼到火头上煎熬的,是周家大宅的小娘子,因为这件事情,上吊自尽了!韩阿公几人虽然已是乱无方寸,还是商议了先将人入土为安。

等到燃着的芝麻秸秆在土穴来回“暖

坟”以后,棺木开始入土。就在此时,忽然就有人高喊一声“冤枉啊”,随即哭泣起来,这动静立时便传染给了众人,郁积的怨恨愤懑恰如开闸的塘水,坟地里竟是一片悲声。长脚头阿炳多日来压抑沉闷,头都抬不起来,此刻被这众人的激愤撩拨得头脑一个激灵,厉声吼道:“到他城里衙门去,讨个究竟!粮税不公,秀才上书,到底犯的什么王法!”

众人一愣,顿时静场,又多将眼睛看着韩阿公。韩阿公闻声先也是一震,继而豁然开朗,像是从极度的郁闷里挣脱了出来。连日里,他心中只被愧疚咬噬着……本来乡里农人,一心一意只在小民衣食生计上,只是这生计的底线被官府糟蹋践踏了,他们这才央求秀才帮忙陈言,却不想因此就将秀才折进了大牢。清凉潇潇的风头里,白发巍巍的韩阿公仿佛醒过神来,遂铿锵喊道:“对呀!就到他城里去,到衙门去讨个明白!”肚皮里是又在喊道:就是搏出性命,也要去的!不说秀才与小娘子冤枉,就讲人家家破人亡,自己没个出头担当,这做人不起的呀!坟地里立时众声响应,人群骚动,“到城里去!”“到衙门去!”

风,起之于青萍之末。这几日里周祥千身心般般,又浑浑噩噩,不分白天黑夜,恶梦连连。长庚扶持着秀才解渡,见他仍旧魂不附体的模样,悄悄问张潮清道:“莫非是秀才的脑子给板子打坏了?”张潮青斥道:“你晓得个什么,那是因为冤的!”

果然是冤屈二字,让周祥千坠入了无边的黑暗,不能自拔。是人,宁可吃苦受难,唯独不能蒙冤受辱。而这冤屈于人,确又有着莫大的效力,它能一下子将人逼到摧神伤情的绝路。

这时候,李芝英由狱吏引着蹑足跨进牢房,虽说已花银子转入了“净舍”,却也与牛马棚无异,还有一股子的腌臜气味……蓦然见着周祥千,他竟是吓了一跳!周生干瘦苍老,已经脱型。两人面面相觑,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李芝英心神颤抖,问道:“如何?”周祥千眼神直直,勉强一笑:“不如何。”李芝英顿一顿,叹道:“哎!那日……你怎么又去了呢?”

鄞变一八五二

徐姓氏

